



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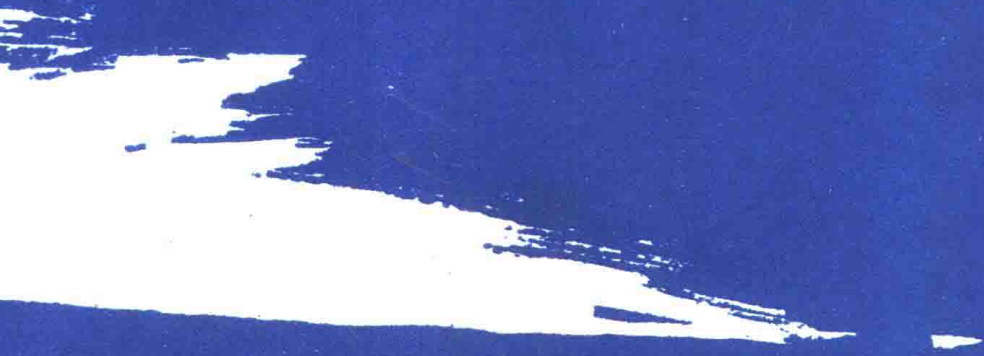
冯永库 著



冯永库 著

走江

刘绍棠题



走尸

冯永库著

责任编辑：刘德来

封面设计：翁立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桦南县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.2毫米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210,000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册

ISBN 7-5387-0182-8 定价：3.90元



作者小传

1945年1月18日生于黑龙江省青岗县连丰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1964年中专毕业后，曾在黑龙江省绥化专员公署和七台河市农业局、商业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财贸办等单位任过科员、副科长、副局长、副主任等职，现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民政局副局长。86年以来在省市报刊上开始陆续发表中篇小说。《黑色星期天》被选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《风流女囚》。

目 录

红蜘蛛行动	(1)
走 尸	(53)
黄金谷谋杀案	(99)
十四发枪弹	(149)
列车上的乞丐帮	(215)
后 记	(274)

红蜘蛛行动

奇怪的号码

黑夜，北林市公安局庭院小山旁的靶场内，一排几十只点燃的香火发出荧荧微光。一个人站在三十步开外，举着枪，似瞄非瞄，不紧不慢，一下一下地扣动扳机，随着清脆的枪声，一个个香火头被击灭。

从打枪者背后的树影里走出一个身着警服的青年人。

练枪人转过身来问：“小罗，有事？”

“肖科长，局长请您参加局务会。”

“有紧急任务？”

“是。”小罗回答。

“走吧。”肖科长把手枪熟练地略一擦拭便插进枪套，随小罗向办公室走去。

肖科长名叫肖强，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的老科长。在幽幽的星光下，可以看出他五十岁左右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身材不高不矮，胖瘦适中，脸上胡子修得干干净净，加上一身整洁的警装，给人一种既文雅潇洒又威武强悍的印象。小罗名叫

罗英杰，是一个二十几岁颇有经验的青年民警，他高高的个子，长相英俊。

莫局长正在主持会议。参加会议的除肖科长和助手罗英杰外，还有青年刑警王刚、刘岩以及秘书等人。人到中年的莫局长把一份截获B国的电报递给肖科长说：“老肖，你看看这份省厅截获的电报，它来自B国。”

肖强接过电报一看，电报上写着：红蜘蛛，速执行1212行动计划，狮子。

莫局长把一支烟递给肖科长，两人点着烟，莫局长吸了一口，才慢慢地说：“据省厅电话介绍，1967年曾截获过这样的一份电报，据说我市还发现过线索。”

“有详细材料吗？”

莫局长摇摇头：“可惜，文革中都销毁了……”

大家陷入沉思，没有人说话。肖强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这么说，目前只有这样一纸电报了，它提供了四点情况：一、这是B国发来的；二、我市可能隐藏着一个代号叫‘红蜘蛛’的间谍；三、狮子要红蜘蛛执行1212计划；四、“红蜘蛛”的领导人或机关代号叫狮子，其它一无所知。”

莫局长深深地吸了口烟点点头：“是呀。”

肖强沉吟一会儿：“这可是一件很棘手的案子呀。”

莫局长点点头，说：“所以，局党委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。”

“莫局长，还有什么具体指示和要求吗？”肖强一向以这种方式表示接受任务。

莫局长：“省厅在电话中指出，现在我们正进行自卫反

击战，在这种特殊的时局情况下，这件案子要尽快侦破。”他向参加会议的几个人扫一眼继续说：“罗英杰、刘岩、王刚自然是你的助手。罗英杰同志在你手下已经五年了，在侦破‘白母鸡’、‘老螃蟹’等案件中已显露出才能，可以说是你的得意门生。至于刘岩，虽然去年才从警校毕业，但在你手下已经一年了，局党委相信你们能尽快地完成任务。”

刘岩、王刚的确是年轻干警中的佼佼者。刘岩二十二岁，长的膀大腰圆，身高一米八五，象个拳击运动员。王刚长的单薄一些，象个刚出校门的学生。肖强点点头，侦破小组就算正式成立了。

两天后，肖强还在烟雾腾腾的办公室中不停地踱来踱去。他显然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很长时间。现在，他走到桌边，从一盒刁翎烟中抽出最后一支点燃，随手把空烟盒扔到纸篓里，又一边吸烟一边踱步。

罗英杰伏在桌子旁望着肖强说：“真难，都两天多了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该死的红蜘蛛！该死的1212计划！肖科长，你说谁是红蜘蛛？1212计划到底是什么？”

肖科长停住脚步笑了：“小罗，你再去查一下全市电话号码，重要单位的重要资料、图纸和档案编号……凡是和1212这四个数字有关的情况，都别漏掉。”

“是！”小罗高兴地蹦了起来，执行任务去了。他不停地打着电话，开着警车奔驰：走进一个机关，又走进一个工厂……最后，沮丧地回来向肖强汇报：“我市电话号码1212号是一家浴池，名叫建华浴池。全市档案资料和图纸的编号都没有1212。驻北林市的较为重要的机关和军事单位也没有

这个代号。不过我还有个猜测，虽然赶不上您的科学分析，严密的逻辑推理，我琢磨，既然这个号码如此费解，难以找出线索，不妨先从红蜘蛛下手……”

肖强略一沉吟，若有所悟地点点头：“好，想的路子对头，继续说下去。”

受到领导的鼓励，小罗满怀信心地继续说：“红蜘蛛一定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间谍的代号。尽管他活动诡秘，要找到他困难很多，但就目前来看，我们已掌握了他的两条线索……”

“哪两条线索？”肖强高兴地问。

“第一是他活动了两次：第一次是1967年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二，他一定是B国的间谍……”

肖强脱口说：“这仅仅是事实，关键是你从这两条线索中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从第一条线索或者是红蜘蛛的两次活动中看到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，那就是红蜘蛛的活动都是在我国的重要历史时期出现的。第一次是1967年，那时我国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，这次，正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说明红蜘蛛的活动都和时局有关。”

“好，分析得好，这就叫推理。”肖科长赞许道，“第二条呢？”

小罗显然很高兴：“B国50年代和60年代在北林市设有领事馆。和一些机关企业有过来往，特别是在几个重要企业中派过专家，红蜘蛛的潜藏地点可能就在这些机关单位之中。因此要寻找红蜘蛛的蛛丝马迹，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些单位和企业中，放在那些和B国人员交往密切的人员中。”

肖强笑容满面地说：“你分析的不错，我已派刘岩专门调查和这场战争有关的重要党政机关。它包括北林市委、市政府、北林军分区、警备区。王刚去调查和当前军事行动有关的重要厂矿。不过这样的单位太多，象生产军工产品的工厂有583厂、211厂、炸药厂、131玻璃钢研究所等十几家大工厂。还有一机、二汽、重型等十分重要的大企业。我让他们注意调查那些曾有过B国专家或和B国人员有过交往的单位 and 人员，从中发现可疑人员和线索，大约也快回来了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王刚和刘岩同时推门走进屋来。

肖科长笑着说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你们先说说调查情况吧。”

两人摇了摇头。刘岩神情沮丧地说：“非但没有什么进展，还碰了一鼻子灰。”

肖科长吃惊地望着他俩。王刚慢声细语地说：“我们按您的指示走访了名单上的单位和企业，他们都提供不了什么情况。他们说，文件没丢，资料不少，图纸不缺，至于可疑人员，他们说，哪来的特务，纯属庸人自忧。”

肖强神情黯然。

刘岩看了看肖科长说：“还有一线希望，就是还没找到军分区保卫处的张勇科长。听说，军分区靶场出了一些事，他去处理去了，要几天才能回来，因此军分区方面的情况还不清楚。”

“靶场有情况？”肖科长沉吟自语。

小罗说：“看来咱们现在是山穷水尽了。”

王刚说：“只有盼柳暗花明了。”

肖科长想了一会儿说：“刘岩，军分区方面的情况很重要，你随时和那里联系。张科长一回来，立即通知我。”

刘岩响亮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夜 半 枪 声

北林市是祖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山区城市，城市繁华，交通方便。夜晚，从市中心向周围山上望去，只见一串串路灯象一条条盘旋飞舞的银龙，一幢幢高楼的灯光高低参差不齐，交相辉映，犹如晴空中繁星万点，十分壮观。今天晚上，北林火车站十分繁忙，军人、军车进进出出，也许是南方战事的缘故吧。

夜已经深了，车站派出所所长刘长顺身披大衣，手拿长长的电筒和英姿飒爽的警察武小林在站内站外各处巡逻。刘长顺是一个四十多岁颇有经验的老警察，武小林只有二十岁左右。他们注意着一切可疑的人，可疑的事，手电光在一切可疑的地方晃来晃去……

刘长顺用电筒晃着一处黑暗的角落说：“小林，这几天保卫任务很重，咱们人手少，可要精神点啊。”

“是。刘所长，你已经顶了三个班了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到各处看看吧。”武小林关心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老了，觉少，抗磕打。”刘长顺拍了拍小武，“这几天应该让你休息，但任务实在太重，只好以后串休了……”

两人刚巡逻到车站广场，突然从远处跑来一个站内值班

员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刘所长！不好了！”武小林一惊。刘所长竭力让对方镇静下来问：“什么事，这么惊慌？”来人忙不迭地说：“152……152……”

刘所长紧张地问：“152怎么样了？”

“152第四节密封列车被撬开了，方才，22点45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刘所长一听只是车厢被撬，轻轻吁了口气问：“152次列车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第三站台上。”

第三站台上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刘长顺和武小林看到了那辆闷罐车，第四节车厢门的铅封已被拆毁。

刘所长问：“装的什么？”

值班员说：“军用物资”。

“具体是什么物资？”

值班员回答：“不知道，因为这是过路车。”

“什么时间发车？”

“正点23点55分。”

“方向。”

“哈尔滨。”

“好。”刘所长看了一下表说：“现在是23点25分，你通知调度室，请准许152次列车晚点十分钟发车。我们要进行现场勘察。”

值班员向值班室跑去，刘所长和武小林先检查了一下列车附近地面，脚印太乱，现场破坏了。

值班员回来时，把货运清单交给了刘所长。

刘所长用手电照照被撬的门，仔细地看看说：“什么痕迹也没留下……”

他推开车厢门，小心翼翼地走进车厢，对着单子进行检查，没丢什么。他问武小林：“你说小偷不偷东西为什么撬车？”

武小林略一思索说：“这道理很简单，小偷撬开车门，看是军用物资，一害怕就没敢偷。”

刘所长顾虑重重地说：“不简单吧。先把车封上吧，把记录搞好。”

武小林帮值班员麻利地把车封好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什么也没丢，还搞什么记录？！”

刘长顺严肃地说：“问题不会这么简单！”

汽笛长鸣，列车发出吭嗤、吭嗤的声音。152次列车从北林站开了出去……

刘长顺看了一下表，表上的指针正是23点55分。刘长顺望着远去的列车，若有所思，一阵带着雪花的寒风吹来，卷起他大衣的衣角。

此时，“砰”的一声仿佛在汽笛声中传出了一声微弱的枪声，随即又归于寂静，刘长顺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武小林说：“今晚真冷。所长，咱们先到屋子里暖和一下吧。”刘长顺神情凝重地说：“不，小林，今晚咱们得精神点，凭我直觉，今晚要出事。”

武小林一听，不禁毛骨悚然，他向四周黑暗的角落看了看说：“刘所长，你说有没有鬼？”

“鬼？”刘所长刚要说什么，只见车站一个工作人员慌

里慌张地跑来，大声喊着：“所长、所长，不好了！”

武小林一听，打了个冷颤，赶忙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来人语无伦次的说不连贯：“曹调度他、他……”

刘所长吃惊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他、他、他死了！”

这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惊得武小林目瞪口呆。

刘所长竭力镇静下来问：“什么时间？”

“刚才，刚才调度室来电话找您时说的。”

刘所长习惯地抬起手腕，看了看表说：“现在是0时15分，小林，立即报告市公安局，请他们来协助我们勘察现场。”

“是！”武小林急速地向车站值班室跑去。

霎时，早已沉睡了的北林市，响起了警车尖厉的嘶鸣声……

一 半 脚 印

在调度室门口，刘所长看到了瑟瑟发抖的调度张子房。惨白的灯光把瘦长而佝偻的张子房的身影投在调度室的门前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。

就在这时，市公安局的肖强和他手下的罗刘王三员虎将也同时乘车赶来了。刘岩还牵着一只纯种德国警犬。刘所长和肖强是老相识了。

“肖科长，又麻烦你了。”

肖科长谦虚地说：“不必客气。”

刘所长把张子房向肖科长做了介绍，“这是调度张子房

同志。”肖科长一边和张子房握手，一边问刘所长：“刘所长，现场勘察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连情况还没听呢，您看是先让张子房介绍情况，还是先勘察现场？”刘所长征求肖强的意见。

肖科长说：“当然是先勘察现场。”

肖科长一行人在张子房的指引下，小心翼翼地走进调度室。

楼里有一条狭长昏暗的走廊，灯光暗淡。肖强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才攀着楼梯扶手上了二楼，一边观察，一边自语：

“一点有用的痕迹也没有。作案分子没有留下脚印……”

人们在一个敞开着的风门口停了下来。肖强站在门口向里仔细观察：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前的转椅上斜坐着一个死去的青年人，他一身蓝色铁路服，头耷拉着，面孔向着房门，苍白的脸上有一个鲜红的弹孔，地上淌了一滩血……

待罗英杰拍过照，肖强才慢慢地走进屋去。

肖强仔细地打量着这间调度室。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电话机和一张调度图。

肖强走近死者，从地上拣起掉在死者脚前的铅笔，看了一眼运行图。运行图上标着152次列车发出时间——23时55分，这说明曹和平当时还在工作。电子运行图的电子器还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，说明152次列车还在正常运行着。

肖科长搬起死者的头部，向记录的王刚说：“死者曹和平，男；现年二十八、九岁吧？”

张子房回答：“29岁。”

肖科长接着说：“现年29岁，职业，北林车站调度。

嗯，头部创口直径1.5公分，可以断定为小口径子弹击中致死。噢，子弹还留在脑袋里。衣袋没有翻过，桌子没有撬动，进屋就杀人，不象是为了谋财……”

王刚认真地记录。

肖强又指着门边的一处对小罗说：“把这个脚印拍下来——这个脚印只有一半，但为什么这么清晰？”他象一个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教师。“这个鞋印是39号棉皮鞋，我估计是在北林鞋厂特意定做的。”

一句话，引起了人们的好奇。你怎么知道？刘长顺竟向肖强投去怀疑的目光。

肖强又环视一下四周，指着旁边一个绿色保险柜对张子房说：“张调度，请您打开保险柜。”

张子房打开保险柜后，肖科长认真地看了一遍，里边是一堆资料和图纸。他问：“这是些什么材料？”

张子房回答：“近半个月列车调度计划和指令。”肖强沉吟一下，“这么说，今后半个月的列车运行情况都在这里了？”张子房肯定地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“请您检查一下少不少？有没有人动过？”

张子房检查了一遍，十分自信地说：“这个保险柜由我管，资料、图纸放置都有顺序，现在份数不少，顺序没变。”

“好。”肖强把保险柜关上后，对刘岩说：“让警犬进行侦察。不过，作案人是不会留下什么气味的。”

刘岩把警犬带进屋内，警犬在屋内走廊里转了几圈就不动了。

刘岩汇报：“肖科长，作案人可能撒了一种药物，使警犬嗅觉失灵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肖强懒懒地伸了一下腰，“现场勘察就到这里吧。”

此时已经是曙光微露了。

在一间办公室里，张子房正在介绍情况。

张子房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，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慢声细气地叙述着：“曹和平给 152 次列车发了行车指令以后，我去食堂吃夜饭——0 时，是我们吃夜饭的时间。我大约吃了 10 分钟，回来就见他……”

肖强问：“张总调度，对不起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你们调度室门口没有值班的吗？”

“有一个打更的，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耳又聋，眼神又不好使，那时候他早睡了。”

肖科长问：“您回来时走廊没发现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静悄悄的。”

“当时楼里的其他人呢？”

张子房回答：“这个楼里夜里只有四个人值班，除了曹和平打更的，另一个同志正在食堂吃饭，我吃完了他还在吃……”

肖科长沉思了一下：“好吧，麻烦您了。”

肖科长一行人勘察完现场回来后，仔细分析了案情。肖强说：“咱们今天都不能休息，因为案子追手。红蜘蛛还没有下落，调度室里又响起了枪声，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车站运